

留住建築 留住歷史 留住人情

再思唐樓的拆與不拆

豪宅早已衝出豪宅區，不知不覺在香港各個區域播下種子，扎根成長。同時，不少舊區面臨清拆，以騰出空間，那些盛載上一代記憶的建築物不斷倒下，這是城市之福還是城市之禍？三、四十年代，香港的平民百姓大都只能居住在唐樓或由唐樓分間成的板間房，只有洋人才住得起洋房，唐樓可說是港人的集體回憶，面對城市的發展，我們要保經濟棄文化嗎？讓我們深思。面對建築物的拆與不拆，我們該用一把怎麼樣的尺子呢？

文、攝：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余秋婷



■中區警署



■立法會



■羅慶鴻建築師



■蘭帖街

「唐樓」為何物？

「唐樓」是一個很奇怪的名詞，有人認為是二戰前的一些磚石結構建築，有人說是戰後重建初期經濟實用房屋，又有人指是下舖上居，或者前舖後居的商住混合樓宇。建築師羅慶鴻認為「唐樓」一詞本身是沒有概念的，一般人所指的唐樓都是最早建於大約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推想回去，就是百多二、三十年前的住宅樓宇。一般唐樓又可以分為戰前樓和戰後樓，戰後唐樓就是六十年代後才建築，因為建築條例出現，增加建築物上蓋的採光要求等，而且二戰後的唐樓才開始採用鋼筋、石屎作為主要建築材料，而戰前樓則用磚石和木材作為材料。由此可見，「唐樓」二字背後隱含很多概念，建築師羅慶鴻指「唐樓」二字來歷不明、說法不定，單單就這二字不能定義某一類型的樓房建築。

留住建築的獨有工藝

不論以上哪一個類型的唐樓也好，羅慶鴻認為當大家談論一個建築應否清拆，大家要考慮三個因素：建築、歷史和社區。從建築角度看，「如果這個建築拆毀了、破壞了，這一個建築是永遠不會復原的話，又或者這個建築在建築文化而言對於居住環境有創造性的概念……這些都是有價值的。」香港現在有很多建築物保留下來，甚麼歌德式的、維多利亞式的，人人都認為其外觀美麗，但其質它不過以鋼筋、石屎而製成，是完全可以倒模出來的。這類建築物的保留價值不大，羅慶鴻更以「零價值」形容。但如果一個建築是用石頭雕琢出來的，獨一無二，又或者這種建築工藝已經失傳，那麼這一個建

築物就自身而言就極有價值，羅慶鴻感慨這類建築物在香港少之又少，因為香港的建築物普遍都是抄襲其他文化。

留住歷史的真意義

經歷過港英政府管治時期，香港有自身獨特不可取代的歷史背景，而這些文化印記都可以在建築物上頭找到，香港保留住很多這類建築物，例如：位於中環的中央警署、遮打花園的立法會等。歷史因素就是以公平公正的角度，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或者一件歷史事件是否確實對未來、下一代具影響力。以位於湖北省、當年武昌起義的小屋為例，這座見證了一代巨變的建築物，最終被選作辛亥革命博物館的館址。羅慶鴻指這間小屋就建築角度看是「垃圾」，但基於它對於成立中華民國有極大意義，肯定有值得保留的歷史價值。同時，他又提及以歷史人物保留的建築，並不一定有很高歷史價值。羅慶鴻表示：「以一個人物來說，由他的生路歷程到成功，發生過很多事，走過很多地方，所以不是他到過任何一個地方飲茶、去過任何一個廁所，這個地方就有價值。」他又舉例笑說香港機場的貴賓室接待過克林頓、江澤民等，反問這個貴賓室又是不是有保留價值，他又批評單單為基於歷史人物步伐走過而保留下來的建築是無病呻吟，大家要避免這種思維，否則就是為社會製造負擔，浪費保育資源。

留住社區的人情味

羅慶鴻指要討論何為社會價值，我們要先了解社會是甚麼，社會就是人，並且至少要有兩個人或以上才成立，社會價值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要留住那個社區的人

文情懷。羅慶鴻以利東街、蘭帖街為例，他們的保留價值就是社區人情。社區的人情味不是單單保留個別建築物，保留個別建築只是空殼，他建議保育的最理想方法就是把整條街道兩旁都保留下來，才比較容易保留得到社區情懷，只可惜香港在這方面的保育欠周詳規劃，社區情懷是抽象，要保留下來得花很多心思。羅慶鴻指現在清拆舊樓時，政府終於明白安置舊居民不單單提供居住地方，還要把居民遷到鄰近地區，好讓他們的情誼、生活方式可以盡量保留，物質需要和心理需要缺一不可。

拆與不拆！

羅慶鴻認為當我們要考慮一個建築是不是有保留價值，我們首先要討論的就是它到底是甚麼，這個建築背後的意義是甚麼。對於唐樓的清拆，羅慶鴻說：「如果每一件舊的東西也不可以清拆，那就甚麼也不用做，社會不用進步，經濟不用發展，大家都生活在以前年代，就香港而言，又容納不到那麼多人，我們為社會未來發展，為自己的下一代，為未來生活，要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方面平衡。」羅慶鴻認為不少人站出來，為保育文化遊行、示威，反對清拆舊建築，但更重要的是要先了解建築物的保留價值，知道為甚麼要保留。問及唐樓應否清拆，羅慶鴻認為唐樓最有保留價值的地方是昔日的人情味，奈何現在的市區欠規劃，唐樓內，不少居民早已搬遷，社區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早就拆散，如果單單就建築、歷史因素，唐樓並沒有足夠價值花大量資源進行保育。

中式住宅實景展覽

地點：銅鑼灣雲東街11至13號1樓
日期：6月29日至7月24日

唐樓歲月 一物一故事



■各式各樣的火柴盒是不同酒家、酒樓、百貨等的宣傳品，即使買軟雪糕也會送贈。



■舊騰家衣車，保留得很好，現在依然可以使用，參觀時，場內一位滿頭白髮的婦人說：「我都曉用。」



■唐樓內少不了當時大眾娛樂——麻雀，這一副是形狀較細的小姐牌，屬私家牌，如果是租借回來的麻雀牌，其中一面是綠色的。

不論你對清拆持甚麼意見，但相信大部人對於唐樓都有很多回憶，唐樓內，可能會找到你成長的故事，又可能找到你父母的故事，又或者你父母的父母的故事……在這個再沒有榕樹頭講古的年代，大家可以來到由香港古蹟文化風俗研究推廣學會舉辦的「中式住宅實景展覽參觀」。唐樓內，每一物都經歷過時間的洗刷，總有它們自己的故事……

這一幢位於銅鑼灣的唐樓，樓齡約莫四、五十年，面積七百多、八百呎之大，是戰後樓，建築材料以石屎為主。有趣的故事總是由自己發掘，踏入住宅大門，你會發現大門的防盜眼位置很低，原因是以前富裕家庭都有馬姐打理家頭細務，她們的身材短小，所以防盜眼的位置較低，方便她們看門外人是誰。牆上你又會看見雙妹牌廣告，是當年著名化妝品廣告的標語，當時這對雙妹牌還有一段鬼故事：曾經，灣仔大有商場前，有一張巨型的雙妹牌海報，但傳言晚上大家會見到這張海報內少女的一短髮會變成長髮秀髮，所以附近居民要求廣告商把海報拆下來。環視四周，每一物都滲有上一代氣息，包括駱駝牌水壺、痰罐、雞公碗、舊式收音機、樟木籠……展覽設有現場導賞，職員為大家細說從前。

從Andy Warhol到James Warhola 認識普普藝術大師

說到普普藝術（pop art），很多人都立即想到Andy Warhol（安迪·沃荷），他以普普藝術創作及絲網印刷聞名於世，而且在音樂、電影等範疇也有驕人成就，其經典作品，如「金寶湯」、「瑪麗蓮·夢露」等對後世影響深遠，大家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受這些名作影響的作品。最近，有商場舉行一以pop art為主題的展覽，更展出一些從未曝光的Andy Warhol手繪秘稿，而且Andy Warhol的姪仔James Warhola還親身來港支持。

不一樣的Andy Warhol

筆者曾看過一齣Andy Warhol的紀錄片，看到他在自己的工作室中忙碌工作的情況，留下很深的印象。在等著James出現前，筆者先在展覽場中走了一回，除了有Andy Warhol手繪秘稿外，其實還有James Warhola的插畫作品，因為他也是一名插畫師，或者叔姪也有一種傳承的效用吧。

「你好，我是James。」眼前的James很友善，跟Andy Warhol很不同，因為Andy Warhol總是戴着太陽鏡，很酷，很少說話，侄子卻是如此熱情。「我是第一次來香港，也未到過中國，但這次來很高興，香港跟紐約或其他大城市都一樣，人都是忙得不可開交。不過，我覺得可以在商場中舉行一個展覽是很難得的，所有人都可以走來看，在畫廊、博物館等，氣氛完全不同，大家會自動靜下來，默默地欣賞。」

筆者也就從自己曾看過的Andy Warhol紀錄片說

起。「是的，很多人都對他有錯誤的印象，他很平易近人，可說是工作狂，總會親手完成作品，我小時也曾當過他的助手。你看到的應該是他搬到紐約時的情況，他即使成名後，也有請一些助手，但他還是一樣的愛工作，不會假手於人。」

或者很多人都會問James，為甚麼Andy姓Warhol，但他就姓Warhola，多了一個「a」？James解釋：「在1949年，叔叔在21歲那年離開家鄉賓夕法尼亞州，搬到紐約發展。他覺得Warhol比Warhola的發音及寫法都較易記，所以省略了那個a。」

金寶湯、瑪麗蓮·夢露以外

「雖然很多人說到pop art，說會想到叔叔，但其實他只是其中一名近代較出名的藝術家而已。在大約30年前，很少人聽過他的名字，但現在他在任何地方都有影響力，如像我在香港看到不少廣告，其影像風格與色彩都受到叔叔的影響。」

這次展覽，James帶來了8幅以叔叔生活為題材的水彩作品，15幅Andy Warhol創作的線描繪畫。「大家只認識他的絲網印刷作品，但這些線描繪畫多以原子筆來畫，可以看到他的高超繪畫技巧。他成名前已當了多年插畫師，畫畫經驗豐富。我自己成為插畫師，也是受到他的影響。小時候，叔叔常向我展



■坐在「金寶湯」中的James。



■Andy的代表作品《瑪麗蓮·夢露》。

示他的圖稿及繪畫，又會把草稿簿送給我，裡面有他的畫作，也有叔叔教我畫畫的範例。大家對金寶湯、可口可樂、瑪麗蓮·夢露等經典很有印象，但他先繪畫，之後才用絲網印出來，可惜大家一直未看過。」

姪仔記憶中的叔叔

「叔叔多數在家中畫畫，絲網也在家裡做。我和家人常探訪他，他有兩個哥哥，我爸爸是大哥，他至少有十個侄仔姪女。他雖然是工作狂，但也很愛孩子，很愛我們環繞在四周。他工作時，讓我們孩子保持忙碌，派給我們工作，好像抹地、拿盒子給他，或幫他拉緊帆布。他也會教我們怎樣畫畫，最後就只有我成為插畫師。小時候看叔叔創作，看起來好像很有趣，像變魔術般，便想有一日也像他那樣當插畫師，只是我沒有像他那樣變成普普藝術家。」



■James正解釋他畫的插圖。

其實James和Andy Warhol都畢業於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他也曾為超過300本書創作插畫，「有次，公司讓我畫一本兒童繪本，我很滿意，因為我好像電影導演一樣，用畫去講故事。」James說自己的風格比較現實，曾畫過兩本有關Andy Warhol的繪本，即《Uncle Andy's Cats》及《Uncle Andy's》，後者更獲得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的「最佳非小說圖書」。

雖然是Andy Warhol的姪仔，但James沒有感到壓力，而且很喜歡跟人提及叔叔，經常去博物館，講有關叔叔的事。「很多人對叔叔的報道都不正確，我想描繪真正的面貌。」James真的很愛叔叔，他跟筆者談到的，還有Andy Warhol跟媽媽的關係，以及其大學「傳聞」等。

雖然筆者未有幸訪問Andy Warhol，但能跟James Warhola見面，也是一種「隔空」結緣。

文、攝（部分）：曾家輝

「普普仲夏·Pop Art時代」
展場：圓方商場金區及水區
展期：即日起至8月31日